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18.05

流布宗寶本 (1584)

內觀教育基金會編輯
2018.05

木祖法寶壇經序

古錫比丘德異撰

妙道遠矣不可思議言得旨端可悟明
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華於靈山會
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
達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
木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
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

僧千百惟負春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
南遊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觸開
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
懸記開東山法門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
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
曹溪說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聖超凡
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
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

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
大振乃有臨濟為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
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門庭峻峻啓迪英靈
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編
爐鉅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
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
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
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

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
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
經為後人節畧太多不見木祖大全之旨
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
迄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
禪菴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
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
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叙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大師名慧能父盧氏諱行瑠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慧下能也父曰何

名慧能僧曰慧者以法慧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避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月會印宋法師詰論玄奧印宋悟契師員是月十五日

晉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月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西園蜜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永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

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識唐儀鳳元年辛酉歲至百七十次年春師薙衆歸寶林印宋與緇伯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

人陳車僊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僊曰和尚坐具幾許間祖出坐具示之軍僊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僊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取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

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憇止遂成瀾居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隸籍寺門其實林道場亦先是西園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剎一百七十年

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此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

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自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脫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埋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龍骨掛在西巴那寺崖上因失未知所之師因勝石銘竟明元年盧居士誌八

字此石存存素梅東禪又唐王維石至為
鄉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先勞倡續十六
載會即宗講經因為刪髮又柳宗元刺史
作祖師謚號碑云師受信具通隱南海上
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
南齊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
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也元丰以
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人
溺度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
至黃梅禪受五祖衣法實竟朔元年辛酉
歲至儀鳳元年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
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歷朝崇奉事蹟
唐憲宗皇帝謚大師曰大鑒禪師
宋太宗皇帝加謚大鑒真空禪師詔新師
塔曰太平興國之塔
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
入大內供養加謚大鑒真空普覺禪師
宋神宗皇帝加謚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
師具見晏元獻公碑記

六祖大師漢寶壇經

行由第一

時木師至寶林靜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諸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善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

識且聽慧能行由得法事意慧能嚴父本貫范陽在泮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縣界賣柴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病客收却慧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慧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後問從何所來持此經與客云我從新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

是平祖志木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慧能開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慧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平祖慧能安置母畢即便拜辭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

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慧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慧能曰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廠去慧能退至後院

有一行者，禿慧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慧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執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

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心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謝利，而但衆得處分退，而遙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筆，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

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榜，如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

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看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脩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
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与法有緣若言
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
難測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
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
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
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与人誦持依此

偈修禪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
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
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
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
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
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
見解竟無上善提了不可得無上善提須
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

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
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
是見即是無上善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
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
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
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
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
誦其偈慧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

承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
偈童子曰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
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為弟六祖神秀上座
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弟六祖神秀上座
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
此偈修禪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慧
能曰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
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

絳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慧能曰慧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慧能聞已還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怖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

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慧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

本性謂慧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授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

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々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慧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汗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

上船五祖把船自搖慧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船祖云合是吾渡汝慧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慧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今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慧能辭遠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

日上堂衆疑問曰和尚少病何得之衆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慧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麁獷極意參尋為衆人先趨及慧能令令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慧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慧能遂出坐盤石上慧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慧能曰

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慧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慧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逐照密在汝邊明日慧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師也慧能曰汝若如是

吾与汝同師黃梅弄自護得明又問慧明
今後向甚處去慧能曰逢衣則止遇蒙則
居明禮歸明四至藏下謂趙衆日向防
以事焉然慧明後慧能後至曹溪又被惡
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
十五載時与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
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資
郎錫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

時當弘法不可終遷遂出至廣州法性寺
值印宋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
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慧能進
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
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慧能言簡
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
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
宋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

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慧能曰指授
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
論禪定解脫謂曰為是三法不是佛法佛
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
之法慧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
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
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
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

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
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
二蘊之与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
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開說歡喜合
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絲仁者論義猶如
真金於是為慧能剃髮願事為師慧能遂
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慧能於東山得
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与使君官

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慧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

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消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靜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

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心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々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

作如是解即名般若。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脩此行者。是般若。行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

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薄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脩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

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

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脩。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脩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

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脩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嘆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

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蕩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衆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

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耶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

常不能深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又說有緣其人有愚有智愚為小智人為大愚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

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善提各自觀心自

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

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

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

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得
解謬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
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
此脩若不自脩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
頌曰
。說通及心通
唯傳見性法
法即無頓漸
如日處虛空
出世破邪宗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說即雖萬般
煩惱暗宅中
邪來煩惱至
邪正俱不用
菩提本自性
淨心在妄中
世人若脩道
愚人不可悉
合理還歸一
常須生慧月
正來煩惱除
清淨至無餘
起心即是妄
但正無三障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色類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波六度一生
欲得見真道
自若無道心
若真修道人
若見他人非
他非我不非
但自却非心
憎愛不關心
欲擬化他人
勿令彼有疑
佛法在世間
離世覓菩提
正見名出世
與道即相當
各不相妨惱
終身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行正即是道
闇行不見道
不見世間過
自非却是左
我非自有過
打除煩惱破
長伸兩脚卧
自須有方便
即是自性現
不離世間覺
恰如求濟渴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後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
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
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
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
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
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
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
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
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
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

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
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
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
身中，不在脩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
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
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
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
功，應用無滯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

作，是真功德。若脩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
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
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
一切，故善知識念之無間。是功。心行平直
是德。自脩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
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
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
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

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諸和尚說得生彼否
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慧能與說世尊
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
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
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
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
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
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

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
亦有德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
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因凡愚不了自性不
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
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
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
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
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今見性常行平

直到如彈指便觀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
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
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
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
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
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
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太眾世人
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

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
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
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
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
須弥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
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鱗貪瞋是地獄
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

除人我須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脩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脩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

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脩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脩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惠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

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惠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惠別定惠一體不是二定是惠體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惠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各別作

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惠。定惠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猶如燈光。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惠法亦復如是。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

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真心行。諍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

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

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々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

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
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
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
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
法意自錯循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
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
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
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

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
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
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
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
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
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
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聲當時即壞善知識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

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
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坐禪第五

師示眾云此門坐禪元不着心亦不着淨
亦不是不動若言着心心元是妄知心如
幻故無所着也若言着淨人性本淨由妄
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
着淨却生淨妄今無處所着者是妄淨無

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
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
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
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
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着心
着淨即障道也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
障無碍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

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
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
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
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
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
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
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今中自見
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
法於是外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性須
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今自淨其心自
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
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
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
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

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瞋無劫
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
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碍常以智慧
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
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
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碍
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
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

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
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
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
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
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
念念今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
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
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今不被憍誑

深從前所有惡業懺誑等罪悉皆懺悔願
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
及後念念今不被嫉妬深從前所有惡業
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
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
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
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
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

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
永斷永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
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
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
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
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
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
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

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
度憊麼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
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
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
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
煩惱愚痴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
若智打破愚痴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
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

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
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
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
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
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
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
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
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

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
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
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
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
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
歸依正念今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
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
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

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
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
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
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
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
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
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
各各志心語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

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
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
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
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
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
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
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

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
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
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
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
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
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
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
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

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欺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已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皈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碍是自歸依何名千百

億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痴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廻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万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

於後念今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雜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今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今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皈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

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吟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凌空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 依此修行言下見
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 吾邊於此言下不
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 來珍重好去一衆

開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
者他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
師自韶州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此來
道之切望有還歸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
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嚴常誦本涅槃
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
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

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
士宜請供養有魏魏一作魏武侯玄孫曹叔良
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
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
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
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
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

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
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
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
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
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一作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
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
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

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
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与吾諧行汝今負
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
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第
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
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
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
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

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
汝試取經誦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
高造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
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
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
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
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
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

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
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
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
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
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
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
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
別佛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

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
起種々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
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
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
善心惡貪嗔嫉妬誦佞我慢侵人害物自
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
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今
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

出世間衆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今
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聲牛愛尾達曰若
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
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只
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
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与義作讐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開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
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
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
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
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
說三車羊鹿牛車与白牛之車如何區別

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措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

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

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諸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

四智此各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後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幻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土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
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

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
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
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碍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年出家志求見性。
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
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
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疑遠來投禮伏望
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
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何如是。某甲本
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

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
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
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
無有清濁。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
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
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
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月。

不知一法守空知
此之知見瞥然興
汝當一念自知非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情存一念悟
自性覺源體
不入祖師室
還如太虛生閃電
錯認何曾解方便
自己靈光常顯現
著相求菩提
寧越昔時迷
隨照枉遷流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法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

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今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

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著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慧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

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太涅槃
凡愚謂之死
諸求二乘人
圓明常寂照
外道執為斷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妄立虛假名
惟有過量人
以知五蘊法
外現眾色象
平等如夢幻
不作涅槃解
常應諸根用
六十二見本
何為真實義
通達無取舍
及以蘊中我
一一音聲相
不起凡聖見
二邊二際斷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劫火燒海底
真常寂滅樂
吾今強言說
汝勿隨言解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衍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
盛化徃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
不起分別想
風鼓山相擊
涅槃相如是
令汝捨邪見
許汝知少分

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
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
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
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
青原山弘法紹化謚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
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
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

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
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
所護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
羅識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
汝心不須速說一本無西天字讓豁然契
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
南嶽大闡禪宗勅謚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温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

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
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
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
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
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
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
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
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

策來參透師三迴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
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
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
曰何不体取無生了無速乎曰体即無生
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
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
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

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
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
道歌盛行于世謚曰無相大師
禪者智隱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
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
聞隱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隱曰
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
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

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
應得定隱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
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
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隱無對良久問
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隱云六
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
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
不定不乱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

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隱聞
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隱具述
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着
空見應用無碍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
俱泯性相一如無不定時也一本無法但
字止云師憫其
遠來題詩開其
隱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
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
云隱禪師今日得道隱後禮緯復歸河北

開化四衆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
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
佛法

師一日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
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
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
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

昨於南天竺園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
唐土吾傳木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
傳六代於詔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
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及出示次問一本有以以下七十六字止云云上人攻何事業
曰善觀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
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
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

曰永為人天福田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自
出一用袈裟地中盤曰一得此衣乃吾
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來嘉祐八年有
僧惟先修殿極地像天如新有僧奉即輪
像在高泉寺祈禱無不應 禪師偈曰

即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明朗長
師開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
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
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
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
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
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

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
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
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
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因
思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
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
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
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

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吾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

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衆人；吾戒定慧，接最上衆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

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廻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後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
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
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
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淨
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
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碍應用隨作應語
隨着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

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
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痴無亂念今
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
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
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
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和人也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
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

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
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
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
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
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
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
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
訖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今可他日易

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言宵遁後投僧
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觀
師曰吾久念汝今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
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
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
和尚慈悲畧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
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說法分別心也曰
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

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

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今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一衆人於常計無常共成不偏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

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捨磔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今禮謝而退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

尹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弥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德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

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
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
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
見較爾弄人神會禮拜懺謝師又曰汝若
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
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
吾見與不見吾見猶知豈代汝迷汝若自
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

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德服勤
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
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
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
性汝向去有把節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
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者
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為荷澤禪師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
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
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
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
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宜詔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明中宗詔云朕請安
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衆二

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
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
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
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
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
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
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
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

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東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今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今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

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衆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衆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

外亦生不滅性相如今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

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緯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明托疾毘那闍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付囑第十

案各云此下七百七十九字是金天教人偽造耶訃班板

增入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
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
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
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勤用三十
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
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双皆取對法來去
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

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
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色香味觸法內六
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
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
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
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
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
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

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与地對日与月
對明与暗對陰与陽對水与火對此是五
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与法對有与無
對有色与無色對有相与無相對有漏与
無漏對色与空對動与靜對清与濁對凡
與聖對僧与俗對老与少對大与小對此
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与短對
邪与正對痴与慧對愚与智對乱与定對

慈与毒對戒与非對直与曲對實与虛對
險与平對煩惱与菩提對常与無常對悲
与害對喜与嘆對捨与悞對進与退對生
与滅對法身与色身對化身与報身對此
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
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
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
全看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

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

於道性窒碍若聽說不修令人變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

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月奉宗即修方既元先天次年命門人住遂改開元他本作先天者非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

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

偈云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曰

一切無有真
若見於真者
若能自有真
自心不離假
有情即解動
若修不動行

若覓真不動
不動是不動
能善分別相
但作如此見
報諸學道人
莫於大乘門
若言下相應
若實不相應

不以見於真
是見盡非真
離假即心真
無真何處真
無情即不動
同無情不動

動上有不動
無情無佛種
第一義不動
即是真如用
努力須用意
却執生死智
即共論佛義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諱
執逆諱法門
自性入生死
諱即失道意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直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諱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

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

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
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
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
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
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
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
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
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

曰

心地會諸種

普雨悉皆前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
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
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
時徒眾作禮而退
月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

汝等速理珎輯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
出現循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
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
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
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
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
須餐過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

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
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
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
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
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盧佛
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
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迦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第九伏駄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
此土是為初祖

汝等向後通代流傳毋令乖誤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

月既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

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津海白言和尚留何

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

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即是佛性若不識

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

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為

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

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

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曲

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

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

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

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

一偈與汝等別各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

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姪性本是淨性因 除姪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眞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不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痴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吟
師說得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
世情悲泣兩淚受人吊問身著孝服非吾
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
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
往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悟吾意今再囑汝
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

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後說得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々斷見聞 蕩々心無著
師說得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
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
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
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
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

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
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
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
護師頭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
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開奉勅立碑紀師道
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
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
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

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
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色衆僧驚起
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頭有傷
具以賊事聞于州縣令楊侃刺史柳
無秦得勝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

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汾州潞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木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級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翰曰如何處師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

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瓶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纖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皈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益

木鐸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翰錄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衆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指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常公常讀云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余初入道有威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後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廢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

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鈐梓願為流通使曹溪一流不至斷絕或曰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乘正傳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磨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後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之釋宗流布天下皆李是指而今而後豈無

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今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併書于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

六祖壇經記

壇經法寶言下見性善惡雙遣本來清
淨悟入此門最上乘人寂土安邦總在
自心九載秘旨三更頓傳是破暗燈是
度海船重法印施如珠示與無價至寶
勿棄衣裏

萬曆甲申秋八節日恒照齋書